

譯 林
書叢說小

編七十四第

說小情言

傳小娜林奴西

海 上
行發館書印務商

商務印書館發行

歷史
小說

會宗彙譯

希臘興亡記

定價
二角

是書敘古代希臘國中各小邦興滅存亡及互相吞併爭戰事自紀元前二千年起至紀元時希臘爲羅馬所滅亡其間或徵諸史傳或採諸詞謠或見諸詩人詠歎者皆確有攷據當作希臘古史讀不當僅作小說觀也

中華民國三年六月初版

(西奴林娜小傳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貳角伍分)

原著者

英國安東尼賀迫

譯述者

閩縣林紓
仁和魏易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長沙 安慶 蕪湖 南京 南昌 杭州 蘭谿
福州 廣州 潮州 桂林 雲南 澳門 香港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世界貿易之指南 全球商戰之導線

巴拿馬運河工程告成世界航路一大紀念美政府在舊金山特開萬國博覽會以伸慶典我國政府曾宣告與會所有出品事宜由事務局及各省出品協會籌備惟關於此項河工建築之歷史會場組織之規畫尚無專書奚資考鏡

閩縣李拔可先生編輯



洋裝一册定價一元二角

是書由李先生網羅中外各種雜誌材料編輯而成應有盡有足供參攷並由李君本其平日之經驗對於此項籌備赴賽辦法發抒意見著為結論要皆希望政府補助人民振興實業之政策誠辦理賽會者所急宜研究之書也

內容說明

- 一 巴拿馬運河工程之概要
- 一 舊金山賽會開設之緣起
- 一 太平洋地理之關係
- 一 舊金山市政之沿革
- 一 世界全圖
- 一 巴拿馬現勢全圖
- 一 運河工程圖三十種
- 一 博覽會風景圖二十一種
- 一 美國博覽會章程出品目錄
- 一 美國進口稅率
- 一 美國海關檢查章程
- 一 中國出品總則
- 一 各省出品協會則例
- 一 官廳出品規則
- 一 指導出品改良凡例
- 一 赴賽出品免稅章程
- 一 留美學生一覽表
- 一 舊金山居留華人一覽表
- 一 對於籌備出品之意見書

西奴林娜小傳

英國安東尼賀迫著

閩縣林紓
仁和魏易同譯

第一章

馬丁曰。一千八百八十四年。南美洲奧里塔蘭民主國。尙未臻於隆盛。雖據形勝之區。立國地亦廣斥。如英國之堯克歇埃。是時人言土地固廣。而國人屬望之心。初未甚慰。此國固由大國分支。國基未固。事事仍草創。未抵於完善。其所以立國之故。亦同美國之幸脫於英國之樊網。經無數兵爭。始克自立。國之立。卽立於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國中成立之顛末。有奧里塔蘭立國記。讀者可檢而核之。著此記者。爲美國大學之教授。曰雅里米。記中敘立國功勳。悉歸之第一總統馬格司灰丁罕。余固與此總統曾相過從。爲歎。亦深審其幹略。匪特國度爲此君所締造。卽憲法亦其手定。國旣新立。立祛舊時之弊。蕩滌無復餘。且使國民知墜地時。

即有自由之權力。惟總統立法甚良。而見諸實行良寡。以天分高。學力渺也。平日自知其短。恆言曰。余之不學。以生長時。南北美方兵爭。遂輟業不能竟學。以史書核之。在一千八百八十年。總統已五十歲矣。以時考之。南北爭鋒時。總統亦三十五歲。詎以三十五之年。尙在學堂肄業。耶。然中年嚮學。或亦有之。無復深怪。時世界中議論。咸謂此國新立。百度維新。爭拭目而望。維似日輪甫上。奇光射眼。然至日中時。又黯黯如秋日。無復鮮麗之氣。國中土地腴沃。本宜於耕牧二事。而民種至難。性多惰窳。喜佳節。言歡。不耐力作。而又蠢蠢無靈敏性。間有秀黠之士。又往往魚肉其鄉里。以故國中財力。無復增長。咸飽之莠民之私囊。國中多得錢者。僅有兩種人。一則爲官。一酤酒耳。顧此兩種人之生財。自英美人眼中觀之。尙不目爲多。出產既微。工藝復鈍。而賦稅又日增。以余思之。此總統以戰績名。庶政似非所習。總統之下。尙有樞密大臣三員。尤有國會之會員二十五人。助總統行政。而大權仍屬之總統。大權既屬。則責備者不能不屬之總統之身。惟總統肩此大權。

初不覺重。但徜徉如無事人。余於一千八百八十年三月第一次踐奧里塔蘭國土。都曰灰丁罕。都固瀕海。吾一登岸。卽履國門。則年方二十六歲。盛氣勃勃。自謂如是少年。而銀行主者乃命余爲分行總理。眞異數也。吾主者據略迥異常人。恆冒險而求倖。此遭爲總統屢以書邀主者設分行於此。主者遂以余來。余初不習是業。以與主者交厚。且負余父之責。爲數未多。乃久久未還。以此之故。余聞有灰丁罕之局。遂往造之。主者果以命余。月受俸一百員。美金也。余以少年盛氣。誤爲一事。聲名遂敗。然余甫至時。而此支行已設六閱月矣。此六閱月中。承乏者爲湯麥司。穹司。此人爲老練之書記。自余受事。湯麥司則退司會計。爲余所屬。灰丁罕城頗團結而精雅。居民可五萬。地復瀕海。風物良佳。城中多衙署。及逆旅。有塵肆一條。商賈所聚。稱曰一千八百七十一年街。志立國之始也。街中空曠處。卽爲總統立馬之銅象。象之四週。均列鐵榻。便遊人憩息。左近有咖啡肆。及奏樂之場。交下午時。商民咸戾。夾道皆樹。樹陰綠蔭。足翳行人。去此半英里。卽爲金宮。總統治

事宮也。以白石爲墉。外狀宏麗。宮門之上。有金塗奧里塔蘭女神之象。右手執劍。足下立一巨彈。然非彈也。後余辨之。乃爲金塊。金宮之名。卽肇於此。總統意後此必有金礦發於國中。特立此爲兆。實則久無其事矣。余生平不喜逆旅。一至卽賃寓於人家。適有天幸。得一羅馬教士約克司所居屋。教士和平。足與處。議定膳宿之金。月五十員。以故余俸舍五十員外。尙餘其半。在灰丁罕。亦不謂非小封也。亦得稍稍與國中名士遊。卽金宮亦時時通謁。國中少女。又稍稍歡洽。余初至苦寂。今得膩友。爲狀良歡。至銀行中貿易。亦未充擴。幸能得資。有時爲人積欠。而大戶假金子。金良厚。以盈埒虛。於歲時報告帳籍。主者尙不加斥。國中亦頗有疾視之人。願久久亦無侵擾事。其所謂疾視者。其畔實肇自國債。而吾事之大局亦出諸國債之中。故余另列一章。中專敘國債。

第二章

當分行初設於灰丁罕時。奧里塔蘭政府。曾與余立約。言國中公款。悉吾行爲之。

經理。大類彼都專設之國家銀行。權利既大。每假五十萬員。年計子金六分。用爲酬報。時總統前後欲共借一百萬元。爲船塢。以停商船。總統用意。本以適民生大利。便交通。願此借款。余特爲之傳言。假五十萬元。及約立質定。卽於六月中。余費五十萬元。上總統。總統曰。此五十萬元。假諸貴國。餘五十萬。吾亦別有所假矣。工且立興。更兩年者。則吾國船塢成。萬商輻輳於此。君家亦可放懷於此款。須知此遭事。貴國乃大有見。余亦謝總統褒嘉。總統賜雪茄。余亦受其一。出自宮中。此心廓然。蓋此事。非余發謀。至此五十萬員之能歸與否。均非吾責。然心中亦思此五十萬員之巨金。孰允之者。值詢乃不得其主謀之人。及工程既肇。第一期子金如約而歸。惟圖工甚緩。以余策之。工中所費。僅及十萬員。而總統家却開一地。窖且廣。築垣墉數處。二年中治塢者。尙有數工。此二年後。乃並此數人之影。亦藐不之見。正於此時。總統忽置酒延余。時爲一千八百八十二年七月。余既赴宴。治饌良佳。宮中之客。但余一人。余心自念。總統置酒。乃專爲余。其見重至矣。既而又思特

宴。余。身。或。貿。易。事。於。是。二。人。對。觴。於。殿。廊。之。上。酒。餚。皆。精。總。統。爲。禮。至。恭。雖。無。學。堂。之。學。問。而。竟。有。世。界。中。之。應。酬。對。客。談。吐。厥。狀。甚。習。時。稱。余。爲。少。年。有。才。則。尤。深。中。余。懷。又。歷。歷。述。其。生。平。之。戰。績。自。謂。非。敢。超。越。人。上。惟。於。國。家。却。有。微。長。縱。有。私。慝。或。可。以。功。掩。罪。余。亦。報。總。統。曰。上。公。勲。績。直。可。追。蹤。凱。徹。及。亨。利。第。四。總。統。曰。然。惟。余。句。余。思。此。二。人。總。統。或。未。之。識。顧。無。敢。詰。問。亦。漫。應。之。飯。罷。總。統。仍。無。重。要。之。言。但。命。取。雪。茄。授。余。並。飲。余。以。酒。曰。人。言。煙。酒。不。並。用。酒。多。則。茄。淡。茄。濃。則。酒。薄。吾。則。不。然。並。用。之。乃。見。兩。物。之。俱。盡。所。長。余。如。總。統。言。且。吸。且。飲。主。客。均。無。言。總。統。忽。曰。密。司。忒。馬。丁。吾。國。至。可。危。前。數。日。適。有。地。震。余。曰。上。公。得。毋。言。地。震。耶。曰。否。屬。財。政。耳。船。塢。之。工。繁。費。乃。爲。吾。所。不。料。工。程。師。以。簿。至。言。費。至。九。十。萬。零。三。千。員。而。工。程。之。竣。期。乃。逾。遠。余。心。自。念。此。工。方。經。始。胡。能。耗。此。巨。金。卽。啟。曰。以。理。論。之。工。力。毋。乃。過。昂。總。統。曰。此。有。工。程。師。簿。記。在。非。妄。言。也。余。思。此。簿。必。僞。因。復。啟。曰。既。有。簿。記。焉。能。生。疑。總。統。曰。然。錢。既。無。多。萬。不。能。迫。民。枵。腹。

以從事以理言之。上不宜停。顧無資。又焉能善其後。工程不成。吾之清望立墮。而反對黨以某大佐爲魁。甯不授之以絕巨之口實。余曰。此大佐乃大梟。訐總統微。哂曰。大佐亦非精誠愛國之人。然多資而有力。國中陸兵舍我外。卽彼足以調遣。吾尤知彼與西奴林娜爲死黨。故吾之國家殊岌岌。非財莫可。密司忒馬丁能更假我以資乎。余思此請貸乃大難。倫敦中主者已深悔假資之失計。而買債票者亦嘖有煩言。今日特自相爲慰。隱冀其勿敗。且半月以前。奧里塔蘭度支大臣安東尼倭已至而籌議。將更假資。余以電請示於主者。立得報言。力止勿貸。余遂以回電示度支大臣。度已復之總統。今總統復言。余遂舉前電之言。以報陳謝。無力總統微喟曰。尊行主者似無燭理之明。今先請君覆此。餘杯。余曰。某亦宜調酒壽總統。總統無言。待余歸座。始言曰。密司忒馬丁君年雖少。爲任非小。然以幹才言之。足稱能手。余遂鞠躬謝總統。總統曰。君在此。彼總行中宜授君以特權。余曰。纖小之事。吾尙能爲。總統曰。纖小之事亦包絡假資與人者耶。余曰。凡兌質之事。均

某主之行後以冊籍歸告主者。總統曰：如此授權主者，亦尚有見貿易之場固當有便宜之權。若事遙制，何能臻於美善？余曰：蒙主者見寵，尙無敗衄之時。總統曰：行中儲財多，亦有時出貨取子金，且由纖而至巨乎？余聞總統言，似值取余罅，卽謝曰：卽有出貨爲數亦微。總統曰：吾近聞尊行似積一巨款，將旦夕貸之於人。余此時幾忘總統之貴，卽躍然起曰：君乃有巫術，何由偵得吾陰事？總統曰：密司忒馬丁吾度君陰事固謬，然客亦太縱恣，無禮。余亦覺其妄，雖知總統之非人，然義宜媿謝。卽曰：死罪死罪，惟敝行有積貯。總統何由知之？總統曰：穹司見告，余不卽答。總統曰：吾近知尊行推質而取金，似知敝邑不善收貯而去以數計之尊行，似有三十萬元之多，惟吾亦老於事者，知天下貿易之局不必就安常處順中覓之。惟眼光遠，心計長，遇險巇亦足得利。尊行主者似薄吾所爲，故以收斂爲良法。君身處人下，不能不遵率號令而行，然而吾勸足下出其獨斷，且勿遽告主者，待得利後歸述其功。主者方禮君之不暇，而何暇責也？余爲總統所動，頗用躊躇。

卽曰。吾既以金假之總統。其將何詞對吾主者。總統曰。爾行中無丁甯。禁爾借資之理。爾但告之主者。言此金已假之安人。無憂也。余曰。然則總統令我作偽冊籍矣。總統曰。冊籍固偽。而情事則確。汝復何憂。余曰。身既在此。卽爲轄下之民。果能以資助與國家。亦屬吾願。惟有二事。尙須籌度。第一節度支奇絀。吾子金於何取償。總統曰。汝言良然。至第二節。雖不言。吾亦知之。得毋謂君任此重責。苟無少酬。亦不足慰君之意。余曰。總統可云善於體察物情。總統曰。君言二節均在情理之中。且聽吾言。足令君自慰。果使假我三十萬元。我必以政府之債票爲質。月子金六釐也。且就三十萬中提六萬五千元付之。足下暫存四萬五千元於君許。果子金莫應者。卽於是中取給。此足應二年餘也。惟子金吾仍按年而予。此特先事預儲而已。果吾子金不短者。則此四萬五千元之子金卽可歸爾。餘二萬元者。則爲爾酬勞之資。密司忒馬丁聽之。君得二萬元。又得四萬五千元之滋息。尊行中所期者。但注子金。而吾國得金。又足資治甯。非三善俱備耶。余聞之大悅。俱總統之。

言一無弊病。爲我私計。及爲主計。靡不善。蓋二年之子金。已握吾手。惟爲勢亦險。果主者立索吾母金者。吾將如何。旣而又思決無其事。矧吾私囊已積二萬元。卽使見逐。亦稱小封。此何礙也。總統見余無言。卽曰。密司忒馬丁計決乎。余尙躊躇未之答。總統立起。以手拊余背曰。汝許之矣。我本不欲導君以闇昧事。惟敝邑無此金。亦不能安於其位。余飲酒言曰。總統之命。吾焉敢違。總統曰。然則汝允矣。且執冠與吾同行。余曰。總統卽於今夕索金耶。總統曰。貿易旣成。以速爲佳。余曰。總統債票安在。吾得債票。方能授金。總統卽取巨囊。言曰。吾已前備。卽發囊示債票。曰。三十萬元。按年六分行息。余及度支大臣咸簽名。今其以冠行乎。余如言。隨總統出。

第三章

是夕月明甚佳。此一千八百七十一年街。通明如琉璃。世界總統疾行。余尾其後。余旣懷疑。狀類逃。答之。狗總統曰。馬丁汝爲是事。是踐名譽階梯之第一步。顧余

心此時又似踐殺人臺之第一步矣。顧左足已窺，則禍福咸非已所定。於是不復更思。及至總統銅像之下，余卽指像言曰：「總統爲人仰賴至此，誠人間之偉人。吾區區之金實託帡幪之下。」總統曰：「吾惟審機行智，故臻此極地。余知總統殆卽行智於我，躬顧亦不念卽亂以他語。」曰：「吾能否往面度支部大臣？」總統曰：「何爲面彼？」余曰：「國債之事，必得大臣一諾於義法始合。」總統曰：「吾爲一國之主，主乃不能專決，而必待度支一言始定。」耶況有彼簽名在，是何須往擾其睡？」余曰：「果面穹司者，將何言以對？」總統曰：「汝爲彼主，詎亦不能專決？」余銀行本在自由街，距來路至邇，已而至門。余以匙啟關入，至於室中，卽鐵櫃所在。總統見鐵櫃，卽曰：「彼中何物？」余曰：「美國債票及倫敦紐約期票。」總統曰：「聽余觀之。」余啟櫃出票，總統逐一而觀。余以燈照之，正於此時，忽聞門外有人呼曰：「汝敢少動者？」吾卽放槍。余大驚，而總統亦向外而視，則穹司也。彼夫妻方同居於此，聞聲而下。衣寢衣，執槍對總統頭。顧忽曰：「總統耶馬丁耶，吾乃不期其至此。」言下大異。總統曰：「密司忒馬丁必能告爾。」

以故余在匆促中。即謬言曰。適得歐洲急電。言以金假總統。正於此時付金於總統。穹司曰。今日電至耶。吾奚不知。余納手衣囊中。索之不獲。僞曰。胡以不見。即曰。總統。吾殆遺落於府中。總統曰。然。吾臨行。尙見案上一紙。橫陳。也是必電報。詎穹司有權。可觀電報耶。余曰。否。總統曰。即使欲觀。明日可以寄示。余面穹司曰。密司。忒穹司爾。爾莽至。是令人生訝。且以寢衣見客。此何禮耶。穹司聞言。趣謝過。引屏言曰。君能否聽我助君料量。余曰。行也。穹司既去。總統無言。余思妄言電報之事。頗用爲難。總統似知。即曰。君早夙具一電報爲佳。余曰。然。非是不足以示信。惟僞電。吾焉能爲。總統不言。即取小紙作數字。付余曰。汝但以此紙付電局。彼即以局中格紙授君。君膽之可也。天下謀事與國主謀之。其獲良。易今爲時已晚。期票債票已盡。爲吾得而吾之債票亦付爾。茲事已了。而吾國之困。因是而蘇。汝亦得寶。可云數美並集。而我尤極感爾。歸途無勞。遠送。即此訊爾。晚安。總統既行。余獨坐觀此所留之債票。心中陡覺爲彼所愚。且吾一生聲名。果不幸者。即立壞於此。是既

而復觀私得之六萬五千元。則又色然而喜。遂亦不問悉納之鐵櫃之中。自歸已寓。歸時天已遲明。近五句鐘矣。入門時神甫已晨餐。將出門撫慰病人。既見余歸。乃大訝。余見神甫有見疑之意。卽曰。適歸自銀行中也。昨夕爲總統留而夜話。又至銀行治事。不期至於遲明。神甫釋然。與余爲禮而去。以上爲余以資假總統之始末。及余身入轡轡中之情形也。

第四章

余與總統私授巨款後。數月以來。帖然無復變故。惟余於明日責備穹司之無禮。且以僞電示穹司。穹司亦不吾疑。且以書至總行。亟稱穹司美爲之增俸。冀以此要結之。顧大局雖甯謐。而余心終戚戚。負昔時總統假資後。於國中一無所爲。而海塘之工。仍罷不舉。官俸士祿。久積不予。余心愈疑。知總統已淪此巨金於無何有之鄉。且視余漸落落。余尤深駭其負恩。及半年以後。向之索第二次子金。乃抗不吾授。余但能取之四萬五千元之中矣。總統之對余。則言船塢未成。無生利之

方塢成必不負諾。余知總統之言。特出粉飾。後來之局。將不可問。余之與總統積忤。其端卽肇於此。顧以私交論。其人亦良有趣。若以貿易中信義言之。及任國之重。則是人乃輕狡無倫。其中尙有故。亦吾敢崢之端。蓋余在灰丁罕中。本心醉風月之場。婦人之契。予亦衆。今旣得二萬元之腰橐。則膽力逾巨。以豪賭之故。遂與西奴林娜相稔。此人卽總統與余相見時。所稱述者。自一識是人。而後此之事。局巨矣。此女爲舉國所習知。而來歷亦無人能辨之者。方余至此時。女在國中已近一年。其來也。與美洲俳優同來。俳優旣行。女遂獨留於此。人言此女非依人爲生。以樂灰丁罕風物。不期遷延未去。實則此女愛灰丁罕耶。或灰丁罕中有人愛彼也。女本與總統金宮望衡而居。一上高樓。已洞見宮中亭臺花木。同居有一老婦人。女則稱之曰舅母。衆則稱此老婦曰密昔司加林登。其稱女曰西奴林娜者。猶人之稱閨秀爲姑娘。從西班牙稱。以女在劇場中。已有此稱。實則女非西人。蓋英人也。女亦自言西奴林娜較之密斯爲韻。故從是稱。老少二人同處。初無間言。而